

丹陽縣志補遺卷之二

水利

練湖

在縣北周迴四十里

唐書地理志水經注元和郡縣圖志里數多寡不同輿地

志晉時陳敏為亂據有江東務修耕織令弟詣邊馬

陵溪以漑雲陽號曲阿後湖世說新語謝中郎經曲

阿後湖曰故當淵注停著納而不流即此一日練湖

一曰練塘在縣北一百二十步

鎮江府志

南唐呂延貞奏請作斗門以通灌溉

見前志

上言當縣有練湖源

出潤州高麗長山下注官河一百二十里臣考之碑記訪諸鄉老當為湖日湖水放一寸河水漲一尺旱

丹陽縣志補遺

卷之二

水利

一

則可引灌澇則不致奔衝其旁腴田幾逾萬頃環湖而居衣食於漁者數百家有斗門四所緣前唐末兵亂之後民殘湖廢取斗門餘木以修戰備自此近湖人戶耕湖為田後農商失侍漁樵失業河渠失利租庸失計民思復湖以禦災而無所置力臣頻承條制修葺陂塘切度其湖為利甚溥遂集財役工於古斗門基上以土堰捺及填補破缺處初謗議震動謂臣弗良圖然廢湖豐己者不十餘家有湖無災四縣之地臣明知利害獨如弗聞自今歲秋後不兩河道乾枯累放湖水灌注使商旅舟楫往來免役牛牽當縣及隣縣人戶請水救田臣並掘破湖岸給水如欲久遠須置斗門方得通濟其斗門木植須用楠木乞給省場板木起建狀下所司處分五年十月斗門成

宋乾道七年

見前志

臣僚上言請立盜決侵耕法

臣僚上言丹陽

練湖幅員四十里納長山諸水漕渠資之故古語云湖水寸渠水尺在唐之禁甚嚴盜決者罪比殺人本朝寢緩其禁以惠民然修築嚴甚春夏多雨之際蓄盈滿雖秋無雨漕渠或淺但洩湖水則為河一尺

矣兵變以後多廢不治堤岸圯闕不能貯水強家因而專利耕以為田遂致淤澱歲月既久其害滋廣望責長吏濬治湮塞立為盜決侵耕之法著為令庶幾練湖漸復其舊民田獲灌溉之利漕渠無淺涸之害

淳熙中增置斗門礎函

見前志 記略云自長山合八

辰溪而為湖湖又自別為重湖隄環湖四十里而築高於舊者六尺加厚四十尺而半殺其上舊疏為斗門者五為石礎者三為石函者十有三皆以備蓄洩也今加板於礎者十有二加函之管數倍之而易斗門之柱以石以上乾者抵函之數 隆志

景定中修築岸埂

元延祐六年九月浚鎮江練湖元史

泰定元年復加修築

至治二年總管毛莊言練湖淤淺宜依澱山等湖農民取泥之法

法用船干艘以五千料為率每船用夫三名以竹籬撈取淤泥日可取泥三載十船計三十載三月通計

丹陽縣志補遺

卷之三 水利

二十七萬載令就近田多上戶驗糧出備船夫每夫官給米三升鈔一兩如此於民甚便監丹徒縣主簿馬榮祖言上下二湖別無上源正藉高麗長山八十四汶山水入湖近年湖底低狹蓄水不及一尺若依澱山湖取泥之法地利與彼不同徒費工役不若就湖取泥修築堤埂令其高濶即可瀦水灌田計料合修埂長四千七百八十二丈計九千五百六十四步下廣三丈六尺上廣一丈二尺加工不等共一十七萬五千六百八十八尺每工挑土四十尺計用二十五萬一千八百九十二工并築打一萬八千工共二十萬九千八百九十二工官給備直修築完具知事翟思忠作記 以上鎮江府志

明萬曆五年巡江御史林應訓題覆疏言

臣據本道參政王叔杲鎮

江知府張純常州知府穆煒蘇州通判劉體道鎮江通判張汝正劉瑀督同丹徒丹陽知縣楊廷相尹良任會勘該臣看得上下練湖水無常源非隄障而濬治何能為運河助也是以國初有三閘之址議單有

歲修之令積久以來豪民習見佃田之利而竊相侵
鑿以潰其防有司亦幸其河運之通而不復禁制以
虞其後居常率稱如故不意天旱水涸如今春而漕
運幾失濟矣今欲施湖之功必先復湖之舊故委勘
於通判劉體道等革田四千九百二十八畝一分
勘於知府張純等革田五千六百四十三畝一分
勘於參政王叔杲革去佃墾田五千八百五十七畝
三分四釐一毫其所存留止藉守黃金堤之公莊田
耳臣親詣其地周圍四望基埂平夷無復阻撓障礙
者迺就形勢而考鏡之竊見上湖地仰八十四畝之
水所由來也雖不能蓄而懼其洩則水力分矣下湖
地形較上湖頗平衍而高於運河僅數尺故懼其不
盈水盈而堤堅則應時而注之河有全力矣二者上
下湖環旋幾四十里頃者委官建議濬以一尺於工
不為深而費已三萬餘且泥無所歸旋蕩入湖槩濬
何益故沿湖築隄相隄建閘殊為長便所據王叔杲
張純等其議工程則隄凡一十七號長二千七百七
丈各高以丈厚以十丈西南一帶務與東北相等其
司啟開則增建中閘改建下閘修造中閘二閘其虞

丹陽縣志補遺

卷之三 水利

秋水則建減水二閘於隄閘完固之後督官緝理勿
墮前功始事善後之議似俱詳當今人夫已集約用
銀一萬三千四百兩四錢八分八釐部覆原取之
漕運衙門已將應解減存行糧銀二千六百三十一
兩扣兌支用仍有不敷與夫前項事宜通應題請乞
勅下工部再加詳議如數催發臣等胼胝赴之功可
踰月而望矣

天啟四年巡漕御史徐卿伯疏言

臣惟漕運在今日

日為極遲漕重則河道不得視之為輕漕遲則河道
尤期濟之以速按運道所經處各有湖貯水以備旱
涸故民間呼為水櫃而丹陽有所謂練湖者當穆宗
神宗時屢經豪占屢奉明旨清復濟運或刊之議單
或勒之碑記至明且悉近年以來借口抵充遼餉而
勢官大家侵者侵占者占此湖成制蕩然不可問屢
奉之明旨歷代之祖制幾等於弁髦而不可守切謂
以一年之遼餉而廢萬世之水利所規者近所失者
遠湖田膏腴之利惟勢官大家享之而邊湖數千萬
畝之民田一遇旱年盡歸枯槁不亦所利者少而所

病者眾歟伏乞嚴飭諸臣留心河道至水利如練湖有為豪強占據者速清還官仍追租正法庶漕輓有備無患矣

清順治九年巡按御史秦世禎疏言

臣巡歷鎮江府事竣次至丹陽

漕河水不盈尺舟膠難行有父老子弟百餘人緣岸呼籲謂奸豪侵佔練湖洩水成田殃民病國公懇清復臣查係地方利弊批常鎮道勘議取縣志冊籍詳覽始知練湖關係甚大利在修復害在侵佔臣請為皇上悉陳之按丹陽在鎮江之南地勢最高兩岸夾網一流如帶下視蘇松常郡有若建瓴為江浙漕艘必經之路上下流既無所受下流又無所抵則河涸而漕運無由以濟邑有練湖仰受長麗山八十四流之水其勢高於運河湖有上下兩名上湖以濟下湖之窮而下湖以濟運河之窮者也上下兩湖各函閘以時啟閉自晉唐以來無不興舉修築力禁侵佔崇禎年間御史饒京疏議請復速漕冬運時知縣王範奉行革侵佃修閘築堤廢金錢幾千緡而始告成江以南至今賴之自鼎新以來豪猾衙蠹表裏為奸乘經

丹陽縣志補遺

卷之三

水利

四

制未備捏為練湖荒棄高者可耕取租銀以益蘆課之稅鼓惑上下一時侵佃多至九千餘畝侵佃既多趨者如鶩百計洩水目前之一望汪洋不盡變為焦土不止湖水既涸一線中阻如鱗之艘豈能飛渡雖盡驅江南之民以供浚河之役亦無濟於毫末也況夏滂之時諸山之水驟至若無此湖停注勢必奔騰汎濫如順治六年六月佃戶喬日洪等懼淹其侵占之田盜掘黃金壩上下二十里之漕河盡皆淤塞黃金壩掘山水涓滴不歸練湖而瀉低鄉蘇常金壇溧陽一概淹沒及早魁為虐而湖外之民田又無灌溉妨民病國灼灼可見臣復躬行履勘傍湖居民指點上下利害昭然臣思古先制作俱有深意自練湖一廢滂無蓄旱無資被攘官湖為私業者所利與公幾而何此邑之所失不幾倍萬乎為今之策當革侵佃之田仍為湖修築埂閘函洞復其舊庶上可濟運通漕下可灌田救旱此真東南第一水利垂之永久不衰除佃占畝數人戶姓名取冊存案修築事宜酌用工費待詳報外相應具題伏乞勅部施行奉旨著詳察確議具奏該部知道漕運輓輸近以經制未備侵代修築以防旱滂兼資漕運輓輸近以經制未備侵

占至九千餘畝以致湖水失利漕河幾成陸地低鄉將為澤國按臣秦世禎巡歷該縣父老子弟環訴會查舊誌特疏請旨修建誠為國計民生至慮伏乞勅下該督撫按諸臣嚴行司道等官力禁侵占將廢闢湖隄照舊修理庶運河無淺阻之虞小民鮮淹沒之苦至動工費又在諸臣之善為措處可也相應覆請恭候命下遵行奉旨依議

康熙十三年江甯巡撫馬祐疏

載前志

奉旨嚴察議奏部覆該本

部看江甯巡撫馬將賀傳錄等佃種奉禁練湖一案審擬杖罪分別赦前赦後依律究治其各犯名下已墾湖田盡數剷削還湖丹陽已故知縣張調鼎稟准告佃湖田應查議但各事在康熙九年正月初六日赦前均免議康熙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題二十二日奉旨依議

江蘇布政司朱為籲請復湖詳文

據丹陽縣民邵日茂孫道弘等呈稱

丹陽上下練湖乃天地生成之水利環湖十餘萬畝民田旱則藉湖水灌溉禾苗潦則山水驟發有所滙

丹陽縣志補遺

卷之三

水利

五

蓄不致淹沒又無湖泥衝塞運道更免挑浚撈淺之役若為利國便民自康熙十九年故官張鵬題請召佃前撫慕題明止將上湖墾種仍留下湖蓄水乃有土豪矜棍罔顧功令惟圖利己輒借升科名色佔墾下湖壅塞水道以致環湖田畝旱澇俱災康熙二十八年藩司李三十四年藩司張俱經條議請復湖因陞科錢糧未有着落事遂中止今十數年來傍湖田畝盡成荒瘠十室九空身等焦心會議與其田荒賠累河塞挑撈莫若將下湖陸科田地七千餘畝濱湖業戶按畝均認完納條漕較之開河賠糧不啻天壤一轉移間既無損於公家仍有益於蔀屋所當泣請繪圖入告以拯向隅者也伏乞為民請命亟賜題明等情巡撫于准批審取確供爰議詳報隨飭行府縣確查康熙四十七年邑侯楊宏績詳請稟發邵日茂史仕臣等請復下湖一案卑職看得練湖在縣治西北唐時附近居民於湖中築埧分為上下兩湖周圍設函洞開壩以時啟閉此乃前人以陽邑地土高亢詳察形勢誠有見於水利之不可偏廢故溯本窮源上接長麗諸山入於水利之不可偏廢故溯本窮源以溉民田春冬啟放以利舟楫因亢旱之年間有

涵出之處小民貪利漸次墾種然終非自然之利故
自唐迄明興廢不知凡幾即本朝順治初年民人喬
日洪等承佃九千餘畝比時因阻遏水利經前按具
題仍舊復湖後吏科張鵬疏請令民佃種經司府查
議詳院題覆亦止上湖墾田其計五千九百餘畝報
部陞科下湖仍應留蓄水原卷彰彰可考乃趨利之
民見上湖已墾下湖漸次效尤原設函洞閘壩不惟
不為修築且私挖盜放羣相爭墾前後四案其報陞
科田七千二百二十餘畝在佃湖之民歲獲籽息望
出意外而原額民田環繞湖旁沾水利者不啻數千
萬畝旱無蓄澇無洩即或兩陽時若冀望有秋然天
時難必十不得一此邵日茂等所以呈請復湖具有
結願認錢糧也撫批報陞錢糧歷有年所因何今日
方始嗟嗟請復且原佃民人尙有未完田價作何清
追佃人等從長確議遵傳會議僉云向因上湖陞科
故下湖亦行告佃初佃之時墾種尙少湖內猶有蓄
水之處今佃種日多每遇水旱之年環湖田地荒
不能接濟下流無處宣洩竭盡農功播種不克及時
收穫以致湖外萬千煙火盡皆困苦蕭條從前哀籲

丹陽縣志補遺

卷之三

水利

六

請復祇因既經陞科錢糧未便請豁因循至今耳今
邵日茂等既願認完錢糧則公私兩便實為允協至
於未完田價并節年拖欠錢糧在承佃各戶向來所
收籽粒可以抵辦應仍於原欠各戶名下照追無容
他諉其原報陞科湖田七千二百二十一畝零每歲
應徵條漕銀五百四十一兩三分零米麥二百七十
九石二斗六升六合零又人丁銀一十二兩已具有
認完甘結相應加結照數造冊詳送又奉江撫都院
張批據布政司朱呈詳王道明等情願將下湖低窪
四千四十七畝一併認完錢糧奉撫批下湖未陞地
畝仰飭該府縣嚴禁不許奸民告佃混陞毋庸再請
攤徵錢糧致滋貽累遵照毋違知府馬廷棠同知施
世驊會查得下湖地勢外高內低附近民田向資灌
溉後緣閘壩傾頽水無閉蓄射利之民告佃陞科傍
湖田地水旱失宜查勘之時老幼環籲咸願復湖我
皇上軫念蘇松常鎮四屬濱臨湖海特諭建閘浚河
以備早潦經各院會勘題覆練湖四處閘座現在興
修是此湖之應留蓄水聖明久已洞鑒羣情皆已允
洽現在發帑修建閘壩將來告成之後古制無失啟
閉以時蓄洩有方百萬生民咸歌樂土至於中埂三

開下湖九函以及湖隄殘缺之處俱聽
得沾水利之民及時修築合併聲明
以上乾隆志

運河

隋大業六年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
十餘丈使可通龍舟

按舊志引孫處懸所撰圖經云雲陽西城有水道至
東城而止建康實錄吳大帝赤烏八年使校尉陳勳
作屯田發屯兵三萬鑿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以通
吳會船艦號破岡瀆上下一十四埭上七埭入延陵
界下七埭入江甯界於是東郡船艦不復行京口矣
晉宋齊因之梁以太子名綱乃廢破岡瀆而開上容
瀆在句容縣東南此自赤烏八年綱志五里頂上分流一
源東南流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三
十六里五埭注句容界西流入秦淮至陳霸先又湮
上容瀆而更修破岡瀆隋既平陳詔並廢之自陳霸先
紀光則知六朝都建康吳會漕輸自雲陽西城水
道經至都下故梁朝四時遣公卿行陵乘舩艦自方

丹陽縣志補遺

卷之三

水利

七

山至雲陽至隋大業中煬帝幸江都遂東游吳會始
自京口開河至於杭此說不然京口有渠肇自始皇
非始於隋也蓋六朝漕輸由京口泛江以達金陵則
有風濤之險故開雲陽之漕以達句容而京口固未
嘗無漕渠也詳諸實錄所謂東郡漕艦不復行京江
之語可見輿地志晉元帝子哀鎮廣陵運糧出京口
為水涸奏請於丁卯港立埭又齊志丹徒水道入通
吳會皆六朝事尤為明驗是則煬帝初非創置不過
開使寬廣耳及觀京口詩集宋乾道庚寅郡守蔡洸
濬渠河成郡人顧致堯作詩記之有曰兩岡相望山
壁立地形脊高勢四蹙練湖寸板雖得尺凌亭泄去
如尾閭自從秦鑿興緒徒大業廣此肆遊娛歲久不
治成廡痲下視一線皆泥
塗觀此則渠始於秦明矣

元至元大德間屢募民淘淺

以上錄鎮江府志

清雍正四年里民王詔戴天澤等具呈為七府之協
濟見存兩邑之歲修急待仰體皇仁懇詳題覆呈稱
皇上聖明遠照軫念徒陽二邑困於工役民力難支
民財易竭特諭發帑開挑淤塞修造閘壩蓄水濟漕

以後歲修欽奉諭旨著六府協濟此誠亘古未有之
洪恩者也查協濟原款往例各州縣於二月內俱將
修河米折銀項解交河廳收管若不復解鎮江府庫
則當歲修之時銀存河庫而夫撥徒陽不惟解送支
領往來愆期且恐世遠人更仍致乾沒公叩會詳各
憲轉飭移咨照原編額徵修河銀數自雍正四年分
為始俱於二月內解赴鎮江府庫聽候修河支用則
協濟之原款復還而徒陽之偏累永豁將來歲修即
委河員督工僱夫租車採買物料不得復擾徒陽則
皇仁永著無疆矣部覆奉旨依議以上錄乾隆志
九曲河

清嘉慶壬戌年知府廖寅委員督同楊愷孫渤等重濬
一次並建江口石閘以杜闌門沙

附考證

練湖 乾道列淳熙後 按宋史乾道在淳熙前 明洪武三十四年

丹陽縣志補遺 卷之二 水利

重修埭閘 按張存記原作建文四年詳見金石 景泰六年巡撫周來學

府志周作鄒 嘉靖間知縣高謙復修築之 府志作弘治本志職官高謙亦

列弘治 崇禎六年巡撫御史陳乾陽 按撫應作按陽應作陽

運河 吳赤烏八年發屯岳兵三萬 府志作發屯兵岳字贊